鏡堂録

ハ5
769
2

圓覺當晩小參道無方所弘之在人撲落非他物縱横不
是塵恁麼則無邊刹境只在脚跟頭十世古今不移一念
傾行藏皆在我何地不稱尊一切處提持正法眼一切處
頭示涅槃心便恁麼去霸陵橋上望西川動不動八千里
路畢竟如何山僧作入山來人事倥偬未暇與諸人說破
雖然莫有不受新圓覺瞞底麼 良久云 沙裏易淘金石中
難選玉　舉法燈和尚云山僧本欲深栖岩竇隱遁過時
蓋緣清涼老人未了有底公案出來為諸人了却時有僧
出云如何是未了底公案灯便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僧云過在什麼處灯云過在汝殃及我 師拈云 法灯無鉤
四海意在鯨鼇跛鼈盲龜徒勞上釣圓覺即不然了　問

明 八波 5
番 769
巻 2-2

如何是未了底公案即向他道只知荊玉異難辨　一心
解夏小參量外機玄中方貶上眉毛白雲萬里仰山開田
種粟潙山晝飡夕飧鵲鳩樹上啼意在麻畬裏有一般掠
虛漢便道仰山如何潙山若是是皆迷塊韓獹豈是受人
師子潙仰即且置只如洞山道秋初夏末東去西去直須
向万里無寸草處去意又作麼生還委悉麼　拈主丈卓一下云
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舉僧問風穴九夏賞勞請師言薦
穴云一把香葛拈未下六環金錫響搖空　拈云　風穴答話
雖則金声玉振只是放去太奢若問因覺只向他道龍得
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
冬夜仲冬嚴寒不是目前法數運推移亦非心外機仰山

是
道前叉手袖裏藏鋒香嚴叉手進前亂中動拈可謂斷弦
折鈎須是續膠藤若是眼裏有筋皮下有血底這一隊子
担怕處不直渠儂一笑顏視衆云有麼有麼　良久　相識半
天下知己一梅花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云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頌云　雙牌十里單五里到得洛陽方
始休無限洛陽風与月都來只在脚跟頭
歲夜六用門頭截得斷鱗鱗氷片滿長街万仞崖頭放得
身剪剪春風生閫外更說甚年窮歲盡歲盡年窮家家門
首釘桃符處處夜深燒爆竹所以道國無定亂之劍四海
晏清家無白澤之圖全家吉慶任塵告禁芟殺初僧則固
是只如舊歲已去作麼生是不近底　拈主丈卓一下打鼓云看

擧威首座問法昌遇和尚去北禪分歲烹露地牛 拈古 分歲
有何施設遇云臘雪連天白春風逼戶寒 拈云 北禪法昌
作麼施設雖則非常點檢將來也是惠而不費
侍制以大圓覺爲我伽藍鉢盂無柄不勞安身心安居平
等性智伸脚元在縮脚裏釋迦老子二千年前穿天下人
鼻孔底斷貫索子不欲重新拈出未免隨家豐儉看樓打
棟別立条章令諸人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九十
日中作箇洒洒落落衲僧去 拈主丈卓一下 喝一喝云 依而行之十万八千
解制有佛處不得住鳳棲不在梧桐無佛處急走過澄潭
不許蒼龍卧可謂纖塵不立逼塞虛空會則自南自北不
會則自西自東會与不會且置作麼生是自恣底句 又拂之 擊拂子

雲自帝[redacted]鄉去水隨江漢流 擧雲門示衆云秋初夏末
不觸平常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云初三十一中九下
七 頌云 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起挑不上錐劄不入不觸平
常搆得親万兩黃金亦消得
建長開山大覺禪師十三年大忌普說 葉落歸根來時
無口動弦別曲誰是知音若知得去都盧是箇妙真如性
了無生滅迥絶去來自古自今不動不變該羅万有函蓋
乾坤若能返照內觀便請家堂獨鎭可以道有物先天地
無形本寂寥能爲万象主不逐四時凋然於無生無滅處
起大悲之願力故示現去於來接引群迷之趣諸有海來則
電卷星馳去則珠玉轉直饒十聖三賢者裏那容著眼然

雖如是且道開山大覺禪師只今在什麼処還委悉麼良
久云　夜靜家〻月秋深處〻砧　復云今日乃是松島惠
長老為其先師大覺和尚十三年大忌請某普說且道說
什麼即是若教某說些經教某從來不曾聽教講經不解
說名說相亦不解分科列段若擬初僧門下者一絡索盡
贖是法皆為增語既總不許心竟說箇什麼即是又不可
只任麼散去未免屋裏販楊州去也　顧視大衆云　妙真如性
脚跟下了〻常知般若靈源項顯上如〻不動是則固是
也須親到者箇田地方始無疑若未到者田地只於語言
上博量一機一境裏卜度謂之依草附木守株待兔底漢
生死岸頭何曾得力若要理會得須是將從前知見學解

因事上堂擧古德僧問万境來侵时如何古德云莫管他
頌云　塞外將軍令新全生全殺振佳聲不消一隻蓬蒿
箭射退重圍百万兵
上堂見成底事豈假他求若是從門而入焉能得其自由
崇湖看狗懶安牧牛總是臨崖觀瀞眼特地一場愁雖然
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上堂擧南泉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拈云　諸方盡謂南泉拗曲作直壓良為賤殊不知南泉卒
高就下捨短從長為人開条活路也　會麼未明三八九
終是涉狐疑
解制上堂百草頭邊一句九十日中參決甚親參決分明

敢保老兄未徹既是叅次分明因甚却言未徹 良久 箭穿
紅日影須是射鵰人
謝監寺藏主典座上堂古者道識〻一筭事畢 拈主丈劃一劃
者裏見得落第二頭了也畢竟作麼生會若也會得不費
文錢可以成家立業不動片舌演出大一藏教不蓄莖虀
飽飲滿堂衲子建無功之功顯衲僧巴鼻正當恁麼時如
何須揆日月胷中掛特立乾坤方外新
中秋上堂靈山話月曹溪指月仰山翫月一隊老凍儂為
滑誰家壽千方六計[illegible]心力爭奈手脚俱露若是具鵝王
擇乳底面前不直一文何故幸然明似鏡何用曲如鉤
上堂 拈主丈云 古者道識得主丈子一生叅學事畢 大衆

從空放下盡底掀翻討箇分曉始得若討得分曉便可知
生之來處死之去處若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不知去處
謂之死大叅禪人只為生死事無常迅速又更為何事耶
若明得後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非斷非常
非空非藏生死涅槃猶如昨夢永嘉大師云幾回生幾回
死生死悠〻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
古人只教汝自頓悟去且道將心意識計較得麼前日因
兄弟輩論義云向心意識上修行即是向心意識外修行
即是或者云向意識上修行山僧不得已而力排之云向
上人須是向心意識外著工夫掃盡髑髏前鑒覺獨脫發
明始得活鱍〻地雖然須是人〻自肯乃方親故与人不

得說与人不得豈不見香嚴和尚在大溈〻問上座十二
分教即不問汝父母未生時道取一句来香嚴呈盡語言
見觧只是不契大溈笑之亦不為他說香嚴於是憤氣直
往忠國師塔頭卓庵而住一日掃除糞穢忽瓦礫擊竹作
声於是大悟遂望大溈作礼云我不重溈山道德只重溈
山不与我說若与我說争有今日所以大覺禪師化行此
域二十餘年觀根逗教橫竪說說直說曲說与人解粘去
縛抜楔抽釘只要人言外領旨究竟室有元字旃到人来
不期奄攝化權轉眉十有三載嗣法比丘某在開山會下
久侍巾瓶親聞提誨所以眷〻不敢忘也今哀伏値十三
年大忌裒率衆財刻雕釋迦如来聖像并文殊普賢迦葉

阿難直得金色交輝文彩奪目重〻無盡〻〻重〻作見
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仍搨寫六般若經一部六百卷以表
熾然說法也又彩繪大覺禪師真儀亦表常住不滅令人
歸仰也所將種〻殊勲先用莊嚴大覺禪師尊靈增崇品
位次用資薦洪光寺䧺杲公禪門超登佛地仍乞利無先
祖功被幽潛沙界含情共成正覺者 復舉[illegible]泉与馬大
師忌日設齋問洞山云且道先師還来否洞山云待有伴
即来南泉渫肯之 拈云 洞山可謂見機而作不好奇特中
奇特圓覺敢問諸人今日与開山和尚作忌且道還来麼
若道来未許汝見大覺和尚在若謂不来亦未許汝見大
覺和尚在畢竟如何得与大覺和尚相見 拈主丈卓一下云 直

下兩頭俱坐斷　倚天長釼寳光寒

手作流水勢　拈云　趙州尋常用處佛眼難窺及乎被者
僧一問直得手脚俱露且道因甚見得　良久云　南斗西移
北斗東轉
結制毘盧師法身主絶承當没四互有揺邪顕正之功作
先天先地之祖恁麼見得衲僧分上眼中眉耳裏水更説
甚路菩薩乘修寂滅行何異李下整冠瓜田納履衲僧分
上則且置畢竟與什麼作毘盧師法身主　良久　若是鳳凰
兒展翼摩霄去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頌云　滞貨拈来賣与人分文不直〻千金半斤八兩無差
咸莫向定盤星上尋
解制四月十五日結務有所修七月十五日解期有所證

阿呵〻有佶有解赤土塗牛嬭有修有證是甚冬瓜印是
則是福山不打者鼓笛敢問諸人一夏在此晝飡夜宿作
麼生過今日自恣東去西去有何憑據 良久喝一喝 曹溪波
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 舉僧問資福學人乍入叢
林一夏不蒙和尚示誨乞師一言 福云老僧住持來曾不
瞎人眼目 拈云 資福恁麼祇對雖則恩大難酬點檢將來
瞎人眼目不少

冬夜六陰剝盡一陽復生春回寒谷暖律潛行直得三草
二木逐峥嵘阿呵〻唯有多年主丈子硬蔦恒地如聾
如盲都不覺都不知寒暑之不變時節移而不移山僧
今夜未免拈來東敲西磕也要諸人共知 拈主丈卓一下云

未明三八九切忌乱針錐 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只竪
一指 拈云 俱胝用劍刃上事接人不妨諦當雖然仁者見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解夏見鞭影行非吾種草再三啗啄豈堪克家所以玄沙
不出嶺寶壽不渡河須是咬人獅子豈同逐塊韓𤠣汝等
既不著便來此聚首一夏只麼膠〻擾〻金鍮不辨玉石
不分今又當自恣之日我且問你有何憑據 良久云 通身
是鉢通身是水問著癡頑絕不知 舉溈山問仰山今夏
作得箇甚麼仰山云會得一片田種得一籮粟溈山云恁
麼則子不空過一夏仰山復問溈山云和尚今夏作得箇
什麼溈山云日中一飡夜後一寢〻云 拈云 溈仰父子玉換機

閑如金博金似水入水撿點將來也是靴裏動指
冬夜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眨上眉毛雲南水北堪笑一隊
不唧嚠漢或行棒或行喝或輥毬或打鼓雖則金振玉声
盡是拖泥撒土爭似福山不動声色只據現成今夜信口
与諸人吐露去也以拂子擊禅床云冬至寒食一百五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墻外底僧云不問者箇道州
云汝問那箇道僧云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　拈云者僧
問處瞞盱不少趙州答處葛藤太多雖然還知趙州為人
處歷珊瑚枝〻撐著月
除夜大用現前[redacted]存那矩則殊途同轍萬派朝宗如斯會
得巨福山裏瓦礫縱横頭〻撞見釋迦文大徹堂前荅声

小參
歳夜靈山密付為蛇添足少室單傳鉢盂安柄那更南宗
北祖派列枝分接響承虛遁相埋没人〻莫天作地各〻
以晝為宵六十甲子一時紊乱互至而今無人理著禅興
今夜幸值新旧結交頭將此卦盤一拨〻轉 以拂子卓一下云 直得龍
梅春撓鳳同宵分主聖臣賢民康物阜道山僧憑箇什
麼 良久云 鴛鴦雖綉終不露金針　復舉寶公和尚云終日
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後來玄沙云終日拈香擇火不
知真箇道場 頌云 上苑名花取次觀東西傍遍玉欄干桃
紅李白爭誇艶誰識春工無兩般
冬夜言前領旨合水和泥句下明宗拖沙撒土直下徑去

千仞從教道絶人荒一念万年聽取雲寒穴冷 擧拈主丈云
主丈子聽恁麼說話跳出來斬新露同消息 卓主丈一下
窮則変〻則通翻轉二十四氣不於南北西東塵〻刹〻
物〻圓融竹箇木章盡頭真如妙理鴉鳴鵲噪咸宣古佛
家風雖然此猶是諸人旁請邊事且超出衆數一句又作
麼生 卓主丈云 一畫劫外春光異傳鉢羅開遍界香
箴夜有佛處不得住盡底掀翻無佛處急走過全機透脫
若向三千里外解行活路底說甚麼今箴今宵盡明年明
來便可以過去見在劫安置未來今未來見在劫安置過
去世不是神通亦非法尔奇特中奇特殊勝中殊勝雖然
且俯順時宜一句如何禱隨殘臈去福逐早春來 擧古
德有僧問年窮歳盡時如何古德云依旧孟春猶寒 拈云
古德可謂語金夷鐵了也若問禅興年窮歳盡時如何只〻
向他道徹也〻〻且道与古德優劣如何試甄別看
佶制百尺竿頭進一步肺頭肺底全彰圓覺伽藍万仞峯
頭放得身左之右之定是平等性智便乃如龍得水似虎
靠山擺脫無依放曠自若到者裏何制可佶何是可禁何
生可護何生可救阿呵〻恁麼說話諸方則可禅興者裏
未為極則何故了〻〻時無可了玄〻〻處更須呵 擧
香嚴擊竹悟道公案 頌云 一擊聲中知解亡設將死款播
諸方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學韓獹逐塊忙
解夏語是誑䛐是妄生斷兩頭如何趣〻若是負衲僧

氣宇底必不死在平地且如山僧一夏与二人致兩片皮
口喃喃地嗼作語怎麼得僧堂裏同諸人皆盧都地坐作
哩得麼者裏通得一条活路去南天台北五臺一任自恣
遊戲說甚万里無寸草出門便是草鞋是處空釘橛雖然
只如雲門道還我九十日飯錢來意作麼生還委悉麼爲
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　舉文殊問維摩何等爲菩薩不
二法門維摩良久　拈云　維摩被文殊一問直得倒戈卸甲
諸人還識維摩麼通身是眼通身是手要見渠儂猶隔關
歲夜一法若有毘盧隨在凡吏江南地暖梅先發万法若
無普賢失其境界塞北天寒鴈行遲若是眼不掛人意不
停玄底一法万法有無如眼裏着沙毘盧普賢凡吏似耳

中注水又誰管你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是則固是官
不容針私通車馬棹興未免放一線開露個消息去也 以拂
子擊床云　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　舉僧問投子如何是
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而立其僧不會又問凡聖相去多
少投子亦下禪床而立　拈云　投子古佛眼似流星機如掣
電翻手爲雲覆手爲雨諸人還識投子古佛麼莫怪渠儂
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結夏冷湫湫地去顇志爍石流金林木寒灰時端的騎聲
蓋色佛眼覷不見魔外豈容窺寒山子大笑揭天水牯牛
安眠露地忽有個不受人瞞底聞斯告報出來道大丈夫
漢爭肯向死水裏浸　收喝散大衆擬倒禪床也恁地不得

何故山盡疑無路峯迴別有村　舉文殊三處度夏公案

頌云　五臺山月夜家家皓彩難將佛手遮燭物無私直令

古覆盆下謾咨嗟

解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智不可知識不可識了無回手

迴絕承當若是脚跟實地直下搆得去不妨入佛界入魔

界卷舒自由縱橫無礙誰管你三期剎滿自恣時臨瀉仰

一夏空過不空過皆是遮相熱瞞然雖如是未為盡善畢

竟如何　拈拄杖卓一下　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舉雪峯於僧

堂前拈拄杖示眾云者箇為中下根人有僧去云忽遇上

上人來時如何　峯拈拄杖便去　拈云　雪峯与賊過梯者僧

因事長智且道雪峯拈拄杖便去意作麼生具透關眼者

辨取

為無學和尚五七普說　眾小師請　妙性廓然本無生滅靈根卓

介豈有去來虛徹靈通非中非外大之則弥於宇宙細之

則設於毫釐不可以名名其功不可以贊贊其德恠恠然

出乎思議之表超乎品類之先所以道群生一源假名為

佛體竭形消而不變金流朴散而常存雖然且道無學和

尚只今在什麼處　拈拄杖卓一下云　祖月凌空常午夜影沉眾水自

流輝　復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

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若是知生是幻便知死亦是

幻善惡罪福亦是幻乃至森羅万象悉皆是幻知幻者亦

是幻然而諸幻盡處須知有箇非幻者謂之金剛大士直

古亘今不動不變不生不滅直下見得便是無學和尚面
目儼然絲毫不隔只今震大雷音說無生法普使諸人證
無生忍其或未然古佛過去久矣况大善知識者乘大願
而來化度衆生[redacted]此方緣盡轉向他方化度如是展轉化
度如大日輪東湧西沉南湧北沒中湧邊沒豈可以生死
去來之相而測度哉無學和尚自於幼年便入衆參禪實
參實悟根本明白真僧中之龍象也若非大大衆中三四十
年積得許多功夫焉能末後一著了了分明耶你看臨終
之日殊無些子疾苦一日之中作賛作書遺偈末後之事
一一分曉乃至當夜臨終書偈擲筆而逝諸世出世間了
事大丈夫也兒弟輩既來參大善知識欲了生死大事須

是如此始得你若不去實參實悟生死到來將何抵敵你
若不參不悟臘月三十日到來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此
真語實語非誑語也而今大善知識既去不可便休大凡
善知識亦只是個引路指迷底行與不行却在汝爾所以
道參万人善知識不如參個自己諸人切在努力究取不
生不滅底一著令生死岸頭得力始得豈不見文殊問菴
提遮女云還知生死義耶答云以佛力故知問云生以何
為義答云以不生生為義問云如何是不生生義答云若
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畢竟不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
所宜有所說者以為生義問云若地水火風必竟不自得
有所和合為生義者即應無有生相將何為死義答云雖

生處而無生生者是為無生故說有義殊、入問死以何
為義答云以不死死為義問云如何是以不死〻為義答
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必竟不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
所宜有所說者是為死義問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必竟
不自得有所散者即無死相將何為義答云雖在死處而
無死〻〻者是為正死故說有義你看他兩箇一問一答一
接一拶〻〻到万仞崖頭待他有轉身吐氣處方始任若非
菴逸女所跟下玲瓏見得起倒分曉未免分跡不下文殊
若非有眼洞明爭解如此問答禪人須知者不生不滅底
一眼方有自在分到者裏視生死如遊戲斤無學和尚歸
寂之後日月遞邁俄當五七眾小師請禪興對靈普說今

日對眾未免屋裏敗揚州說些家裏話妹峯來命既為禪
僧不可以座主相似嘆佛相好一上懺罪懺業一上徒悅
人耳法華經云若但讚佛乘眾生沒在苦是也 復說偈
云據重出世人了無生滅相生也日東昇滅也日西向故
我無學和〻老人天真稀様說法無所畏如去〻當衰纏啓盤
〻之達破邪見之倜忽奄於化權叢林見凋喪五七俄甫
臨諸子咸仰恩命禪興舉揚佛正法眼藏願承此殊勲高
超報〻上酧利及後昆福智等無量久立
圓覺首座奈東拂兵隨即轉將逐將行或很或擒旋璣在
掌有揮戈駐日截水停輪大地蒼生咸令乞命有時移星
換斗玉轉珠回三草二木隨於受潤如斯唱圓覺門下

是誰皮下無血（乘井上座）到者裏自害亡鋒仁舌然而上方
弗子今夜幸得入手未免傍水献花向圓融無尋處露囘
節文去也（以弗子空中劃一劃云）看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鯸蔎於河梅
開雪塢寶雲圓照々含笑富士山唯々點頭露柱灯籠交
相慶賀只如慈明僧堂前掐椿意又作麼生（下人云）湘潭雲
盡暮山碧巴峽雪消春水來　僧問趙州不遷義公案（吹云）
拈至趙州真卓掌直如鈎又曲　如絃不迁々眼花犀卒
地波瀾濺碧天
圓覺伽夏東拂圓是菜蘆覺是牛角小乘錢貫大乘井索
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卜度有般漢玄黃莫辨玉石
不分圓作麼説話便道即色明心傍事顕理刁刀相似魚

更試十

魯參差若是鳳凰兒獅子兒翱翔物表返擲太虚敎活自
由縱横無礙太陽門下日々三秋明月堂前時々九夏雖
然且中下之機九十日内合作麼生履踐（以弗子擊床云）十洲
春瀾殘珊瑚樹林日杲々　峯馬祖陞堂百丈捲席（折云）
二大老一人見兎放鷹一人因風吹火雖々之同死同生爭
奈傷風犯手且道諸訛在甚處若也辨得許汝七穿八穴
冬夜小参　六陰剥盡一陽復生普天匝地万物萌骨律
錐守窠臼底便道時節既至其理自彰似則似是則是
殊不知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未
便恁麼去未免與鐘作甕畢竟如何山僧向拜鎚上捏汁
露出圭角去也（良久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来　峯潙山

和尚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踈山出忽遇樹倒藤
枯時如何潙山呵呵大笑踈山云某甲三千里外特為此
事賣却布單而來和尚因甚相戲潙山云此去有獨眼龍
為汝點破在踈山後到明招和尚處招云甚處來踈山云
潙山來招云有何句言踈山遂舉前話招云潙山頭正尾
正只是不遇知音踈山便問忽遇樹倒藤時如何招云添
得潙山笑轉新踈山忽然大悟　拈云　垂絲千尺意在驪龍
跛鼈盲龜空端上釣踈山後於明招處大悟則且置且道
潙山呵呵大笑意作麼生　可弗子孝猶存生　山盡疑無路峯回
別有村
歲夜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
者裏鷲得去非中非外洞徹十方無去無來真通三際迎
新送旧俗氣未除有始有終强生分別若是個靈利底未
言先領未舉先知不作奇特商量不作玄妙解會似金博
金如水入水雖然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結制玄中妙方量外真機賤似泥沙貴如今金眼東南意
西北底聊聞舉著鷹拏燕撮拈起便行逆順縱橫得大受
用到者裏爭被羅籠豈容控制酒樓花洞即可安居劒樹
刀山何妨葉送是則是忽有個出來道某甲不入叢林乞
師別垂方便時如何只向他道莫管人間是与非金剛寶
劒當頭截　承僧問長慶遲和尚西天以蠟人為驗未審
此間以何為驗遲云鐵彈子僧云意旨如何遲云大八底大

小底小 拈云 長慶可謂超宗異目源辨來處得人一牛還
人一馬要識此僧麼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解夏 拈主丈云 東山下左邊底絶功勲無處異横亘十方當
窮三際者裏識得根源去九旬禁足金風不傳無影樹今
朝自然玉兎何曾下碧霄其或未然秋初夏末東去西去
直須向万里無寸草去始得且道万里無寸草處作麼處
生去 卓主丈一下 掀飜海岳求知己撥乱乾坤日太平 舉僧
問九峯和尚西天夏末多得道者此間還有也無峯云有
僧云畢竟是誰峯云頭戴午夜月脚踏黃金地 拈云 九峯
荅話是則是問既有宗荅亦微同殊不知後人盡作奇特
會禪典那不然忽有人問此間還有得道者麼亦云有必

竟是誰只向他道汝猪狝狗
久來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擘不開兮捏不聚樹倒藤枯句
歸何處閃電纔收霹靂至胡 處添轉了也莫有俺情塵識
休歇不守一隅轉身有路底麼出來共相證明應箇時節
云如無不惜眉毛自呈醜拙去也 拈主丈卓一下 云回寒谷後
石笋稍抽條 舉僧問古德如何是冬來事古德云京師
出大黃 拈云 古德可謂明珠在掌有功者賞禪典則不然
有問如何是冬來事便与劈脊打出且道是賞他那罰他
試定當看
歲夜擧不顧即差互白額大虫不是虎擬思量何劫悟擡
眸鷂子新羅去 若是别起眉毛見得徹底 古自今一時

即定鼎新革故香極泰來於吾分上有何小若雖然如是
未稱衲僧且道畢竟如何 良久云 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
吹
舉僧問石門聰和尚云如何是道聰云臘月三十日
僧云如何道中人聰云新春向暖日 拈云 石门可謂収
放自由應時及節禪與亦有個道處有問如何是道只向
他道齊腰三尺雪如何是道中人劫外一枝春
結制向上一著 如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
失命三月安居剋期取證大似守株待兎撥火覓漚喝一
喝孟八郎漢便恁麼去殊不知者裏拋磚引玉垂鈎釣龍
土塊子蝦蜆兒徒勞卜度徒勞上鈎雖然長夏之中必竟
如何履踐 良久 無事少出入 復舉僧問薦福古殿無佛

時如何薦福云梵音何來 拈云 者僧向水窮山盡處問不
妨巇嶮薦福向路轉峯回處答可謂奇特雖然山僧恁麼
批判也是扶強抑弱
解制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恁麼會去
大盡二十九小盡三十日大地普熱紛々下 主偏絲穀裏
騎大鵬蛙蝘眼裏看夜市棒打石人頭剥々論實事仰山
種粟𠕋畬溈山盡晝飡夜寢便是見家活計然雖如是且
道如上所說必竟如何會取 良久云 師子咬人韓獹逐塊
舉翠岩和尚夏末示徒云一夏為兄弟說話看翠岩眉毛
在麼後來保福云作賊人心虛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閑
拈云 翠岩夏末示徒已是平地起堆了也三人老各出隻

千為渠抑揚[illegible]不妨希有豎拔將來也是[illegible]刹[illegible]爲虐
冬夜一塵起大地收一花開世界起如是薦得則塵塵尒
刹刹尒念念尒六陰剥盡從此而盡一陽復生從此而生
便見銅壺漏漸短宮線日添長和氣靄千林嚴凝銷九野
頭頭變化之機著著有出身之路其或未然只知事逐
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来　拳龐居士問馬大師不与万
法為侶公案　拈云　問處如晴空霹靂不妨些　石駆衆答処
似静夜鐘声可謂随扣無虧雖然若不是馬大師遭此一
問便見分疎不下且道馬大師具甚眼目　良久云　雪後始
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為大休和尚對靈小參真如妙体迥絶去来皎潔靈源字

無盈竭極乎規矩之外超乎思慮之端万德俱圓二邊不
立如大普蓋似地普載所以道浄法界身本無出没大悲
願力示有去来其来也石火迸空其去也驪珠沈海直饒
通身是眼者裏豈容名邈然雖如是大休和尚二十餘年
利生悲願則且置作麼生是他不生不滅六具妙体　卓主
丈一下　万象之中常獨露擬留觀聽隔雲泥　拳傳問古德
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古德云善才主丈子　拈云　古徳徒
麼答話可謂頂門具眼肘後有符今日忽問禅興大休和
尚向甚麼処去只向他道三事衲衣青嶂外一尋寒木白
雲中
掊制威音那畔[illegible]大劫者邊有得一句子三世諸佛行不到六

代祖師言不及處中忽有箇九十日内向佛祖行諸尽
処搆得去便乃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底在禪興不柱同安
居亦無山僧出得一口氣雖然且道必竟如何搆得去良
久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擧僧問古德如
何是道古德云墻外底僧云不問者箇道古德云汝問那
箇道僧云大道古德云大道透長安　拈云　古德雖則老婆
心切争奈明暗投者僧〻若解承當管取丹〻[illegible]狘步〻珠

噇雜歷〻鬧揚三藏教可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釐
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其或未然只知鳳曆更新去
不覺老從頭上來　擧僧問佛日鄧禪師如何是毘盧
師鄧云草鞋踏雪僧云學人不會鄧云步〻成蹤　拈云
未機善應則不無要且猶涉途程在　今日忽問福山如何
是毘盧即只向他道不假雕鐫待他道學人不會向他道
古篆分明且道還涉途程否試甄別看
結制退三玄戈甲播揚劫外風光列五位君臣揭示寰中
奥方此乃先德不顧羞恥篳鼓天下人底枝藝〻僧跛〻
挈〻百醜千拙推不進前納不向後何異箇無孔鐵鎚長
夏之中雖与諸人同一門出入同一鑪鞴煅不敢以一絲

毫許不才不染玷污諸人耳目故此地無金二兩
擧趙州洗鉢盂公案　頌云　此子陳年滯貨有如鴻毛之輕
急時有人尋買等閑價重連城
解制法無定相無不定相有時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有時
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把定不由他放行皆在我恁麼也得
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如風行空似谷荅響諸天
無覓處千聖容窺又有何制可結何似可解雖然如是且
道是誰家風月　拈主丈橫肩云會麼栁栗橫擔不顧人直
入千峰万峰　擧翠岩夏末示衆云一夏与兄弟說話看
翠岩眉毛在麼　頌云　潦倒翠岩不唧噌眉毛賣弄揚家醜
保福長慶老雲門三隻骰子拋十九

解制飢則喫飯渴則飲水健則任行困則打睡從朝至暮
只是箇事寒山子水牯牛蠟人氷鐵彈子總是緣木求魚
枯骨覓髓山僧恁麼告報且道莫有點頭唯唯底麼　良久云
須是魏王方能擇乳　擧雲門夏末示衆云秋初夏末不
觸平常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云　上一中九下七
拈云　雲門自唱自酬將謂有多少奇特點撿將來大似蝦跳
不出斗
建仁當小參晩衲僧家沒碑記南北東西到處爲家逆旅
縱橫了無忌諱所以昔年到作賓中賓海月山雲人有情
今日來爲主中主啼鳥野花宣舍語恁麼會去在諸人分
上不曾減一絲毫許在山僧分上亦不增一絲毫許便見

實王混融古今一致正當恁麽時且道發明箇什麽邊事
卓主丈一下云東山下左邊底　擧僧問雲門云如何是塵塵三昧
門云鉢裏飯桶裏水 拈云 鉢裏飯芳桶裏水須异粒上能擇
乳若作塵塵三昧觀知君猶較三千里
佶制以大圓覺爲我伽藍鉢盂無柄不勞安身心安居平
等性智八九元來七十一箇是釋迦老子陳年爛葛藤 拈主
丈劃一劃云 今夜建仁爲渠一截截斷未由 卜一条活路与
諸人去也九旬禁足天涯地角無拘束三月安居紫陌紅
塵不礙伊一任眠雲嘯月何妨飲啄隨宜地闊天寬自不
知山僧恁麽告報忽然千光祖師出來道自我開山以来
未聞如斯提唱時如何只向他道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

詩人不獻詩　擧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堂前作
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来 拈云 金牛恁麽賣弄不妨奇
特點撿將来也是利[redacted]又逢密
冬夜衲僧巴鼻無少無欠逼塞乾坤那容遮掩直得八面
玲瓏玲瓏八面不屬陰陽消長豈逐四時若是了事
衲僧直下一見便見到者裏更說甚麽只添一條長佛法
長一條但見光風霽霽成片雖然句下言前讓度量屠龍須
是屠龍劍　擧僧問古德如何是冬来事古德云京師
出大黄 拈云 古德恁麽答話可謂不負來機且道日[illegible]見得
前村深雪裏花綻不萠枝
結制 拈主丈云 今值如來聖制不問是凡是聖情与無情

而

卓 下盡向者裏安居禁足朝有所證偏不違條犯制三
十林趂出三門山僧恁麼告報忽有箇出來道和尚〻〻
殊不知今〻 訂起法出姦生爭似梦符破去 句汁〻衍却
髮世子山僧未免向他道我也 知你親雖然且道者僧有
何所長 靠叟云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
擧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談 雲門云糊餅 拈云雲門可謂
直截爲人開口見膽雖然莫作糊餅即 、莫作糊餅亦
錯何故瘥病不假驢駄藥
解制 山城崄崚誰能造次 [redacted] 登白河淵深孰敢截流而過
殊絶外魔之肆侮了無內宗之典妖直得九旬之中內外
甯清各得所證今則長期告畢隨往無礙雖然只如瀏陽

道直須向万里無寸草處去意又作麼生 良久云 若能玄
會得方可任從橫 擧翠岩夏末示衆云一夏兄弟說話
看翠岩眉毛在麼後來保福云作賊人心虛長慶云生也
雲門云關 拈云翠岩恁麼垂示已是家醜外揚雲門保福長
慶大似增添以黃且道因甚見得只如 然 不覺吾頭
長
至節 國無定乱之欻四海晏清家無白澤之圖全家吉慶
昔日洞山掇退果卓慈明揚榜堂前建仁者 作麼生
夫整頓門〻中今夜未免隨家豊儉過箇 眞
㝠疎且道因甚如此 良久云 自從一入桃源後鷄犬声中樂
太平 擧潙山問仰山香嚴〻公案 拈云 仰山香嚴恁麼祇對

可謂同坑無異土只如潙山道賴遇寂子不會又作麼生

良久云冬不寒臘後看

除夜年窮歲盡依前日出扶桑華故鼎新[illegible]門下

恁麼則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若也會去不涉來[illegible]

移不為寒暑所轉有時事逐理融理隨事變不離塵中道

遥物外全彰古佛家風渴示人人境界雖然直饒恁麼會

去前頭更有箇陶月在

結制即心是佛玉解連環非心非佛珠穿九曲向上會則

易向下會則難建仁今夜不問心之與佛是之與非難之

與易向上向下 拈主丈劍一劍云 都盧與之截斷未免別立一關若

向長期親透得堂堂薛入長安雖然且道是之一那關 卓主

丈一下云 前三三後三三

歲夜鼎新華故否極泰來棲岳青眼梅露香腮列祖玄域

頭頭顯示諸佛法印物物全該若明得去便乃途中受用且

非分外安排有時恁麼万靈莫測有時不恁麼千聖難猜

其或未然[illegible]口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illegible]來

結制圓覺伽藍大開[illegible]朝佛殿廚庫對僧堂於中

時時安居禁足念念平等性智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

万緣寧拘夏首豈論秋初何期可赴何證可取[illegible]如是

猶是諸方[illegible]請遍事且道建仁門下別[illegible] 良久云

了了時無可了 玄玄處更須玄

中夏普說僧問云昔日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

門云東山水上行此意如何師云舌頭拖地進云從來言
悟和尚云天〻〻下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
道薰風〻〻來殿閣生微〻此意又作〻〻〻〻〻不
出斗進云且道雲門底是耶圓悟底是師云同坑〻〻共土
進云大慧聞得忽然大悟且道見箇什麼道理師云蔗受
甜頭進云今日忽聞和尚如何是之諸佛出身處未審如何
祇對師云〻〻〻人福門進云四迴許學人露〻〻也無師云
切莫亂針錐僧禮拜歸衆乃云林〻千指守長期器甲旌
幢輝日輝晝夜不停傳箭令外魔不敢犯重圍今夏千有
餘指甚荷來此相聚甘受枯淡同守寂寥畢竟意在什麼
不可只為粥飯而來若是粥飯諸方儘有何故不遠三五

百里乃至千里特地到山僧者裏既來山僧者裏山僧不
得不以實事相告須是以各〻己躬下事未明為念晝三
夜三忘飡廢寢九十日中期有所證底不在此處度一夏
若有所證非唯自家瑒收平生亦與山僧貼箇面花子而
今長期過〻〻也我且問你諸人所以〻〻〻何憑麼問
看千有九人日除口喫不說〻無為根本不正不曾去蒲團
上壁立万仞徹佃擒摩無此子確實底身心若如是欲期
所證何啻蓬萊之弱水也却只去古人奇言妙〻〻〻啞咲
一幾一犯〻〻摶量所謂畫〻〻珎寶於己〻〻〻〻分不
信有自家〻〻悟〻〻一著白槌云不〻〻向殊勝甘為下劣人
又阿難付法〻〻云各〻須自悟〻〻了無〻〻法誠哉〻言也

長慶和尚坐破七箇蒲團方悟雪峰和尚〃上 心有
洞山大章〃〃条 知此事豈容易〃〃如今要真正發明此
事須之作 不自廣見多〃 一切罪云 高
閣淨縣〃赤洒〃向三条楞下東下西下着 八月
誅下著也不定豈不見昔日睦山本仁禪師初行脚時到
潙山安和尚處問 乱呈懵家 聞和尚示衆云有句無句
如藤倚樹 樹倒藤枯 何処 山 潙山可〃
大笑 峯回別有 仁云 三千里外賣却布單特為此事
而來和尚何得相弄 不恢漆桶 潙山喚侍者取二百文与
者上座去仍囑之曰此去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在 兒牢
仁後聞明招謙和尚出世謙眇一目号獨眼龍遂往礼拜

出得醋缸又蓮蓋甕 招云甚處來仁云閩中來招云曾到大潙
麼 是賊識賊 仁云曾到招云有[redacted]何言句 吹毛求疵 仁遂舉前
話 兩回仍敗闕 招云潙山頭正尾正惜乎不遇知音 人家
男女了也 仁便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云却使潙山
笑轉新 下大悟 潙山禮拜
云夫潙山笑裏有刀 衆者是为為此事出來參
學底樣子山僧恁麼舉諸人還得諦地麼若也諦地云更
不必山僧重〃切但其或未然未免更引此箇 諸人
開箇方便〃也〃欲 明此事 往
与外 須是 自 兵革 士
平一心忠肝義膽其中 主將者負廉 之旨 韓

之機籌數訖一令乞四神莫測得聞了覺、不白是宴
公勝攻也中性之中火映入服
然莫ニ八句家用之降恩
巖身之具践与種ニ珎寶喜官重祿薩子薩孫者
千載之下名上凌煙方可謂之了事大丈夫也若不者
便波外致侵其疆界隨其戍ニ一明破藩籬入其閫奧方夫
莫敵當此勝何千夏班餘半夏
若是稍有所證處切忌古德云了了ニ時無可
了去ニニ処更須玄ニ若未有一明證處莫貪前功急ニ者精彩
億所證不妨來方丈吐露老僧不惜痛賞三十主ニ又各宜
勉旃　復擧適來禪客問諸佛出身處公案聊伸一頌

偈頌

禪房十事

通方一片本天真动静隨宜絶比倫撥到了無依倚處寒岩枯木自回春

禪板

秋菘霜葉剪寒汀錦密工夫攅得成直下千差俱坐斷珊瑚枝ニ柱華清

蒲團

一尋寒木ニ良堪誇尤甚南山鼈鼻蛇倒用横拈如得妙全憑渠力立生涯

拄杖

這些柄欛絶論量入手機先驗當行即此用兮離此用龜毛兔是丈餘長

拂子

黑漆光寒ヒ尺威誇門未擧來全機直饒皆獨解知端的不

免依前碍祈揮　竹箆
脫略規模自[redacted]鼎新慣將知見發無明何知古廟座前久
擊著鏗然亦有声　香炉
內外圓融掌樣平中間蘊藉貴絕真當陽拈出星兒子臭
氣無多惱殺人　香合
提起都無一揑子鐵鋒不露絕疑猜膝間若有黃金底佛
祖相逢未展開　坐具
瑩徹本來無垢滌寒泉滿貯水溶〻莫教漏泄佗消滴倒
嶽傾湫化活龍　淨瓶
者箇誰人不識渠玟瑮端不較錙銖清涼老漢能多事都
問南方是有無　茶盞

次大梅山保福瀏和尚住山十頌韵
住山端的貴藏身脫後榮花遠六塵百衲隨緣禦寒[illegible]道
人活計鎮長新　警嬌奢
住山端的在灰心勿雜諸緣向外尋日就月將機路絕八
紘雲散露巖峯　絕攀緣
住山端的守先規軌則威儀不可虧複薄臨深常自省擬
生糙暴涉〻顛危　訓舉止
住山端的不希求了沒跡親得自由聊尒埜歸貧後學生
平何喜復何憂　枋泰問
住山端的要明宗雲月溪山本一同返照回光覿見得乾
坤遍塞絕羅籠　示行解

住山端的貴全才 內外精通理事該 偃鼠飲河圖滿腹且
非鯨量可怜哉　　勸歷覧
住山端的在忘言 淵嘿雷声理自然 縱使海傾鶖子辨何
殊鴉噪月明天　　慎非言
住山端的要隨宜 得喪榮枯自有時 不識形同草頭露雲
南水北謾馳驅　　知時節
住山端的務施功 自古惟勤不落空 莫謂有為妨學道囊
無繫蟻蓋因慵　　修福業
住山端的信前因 誰肯甘為下劣人 氣宇如王為無欲擬
心圖度結冤親　　無希冀
寒蛩入夜訴秋声 柏碎欄干可忍聽 夢逐海風吹轉後青

山磨骨不磨名　　悼無學和尚 二
為法東來擇鳳麟 枯荄童孽小林春 靈鋒倒插全生殺刃
下飄身知幾人
脩竹寒梅似有知 与吾惟約十年期 別来未審深秋夜明
月清風又屬誰　　寄禪興梅竹
檀那以禪興　地藏捨入護國寺述山偈二首以
表挽留挙意之意也
禪興慈蔭發任秋 不動尊美有大地 衆生皆可度何去留
須飛錫過東州
象駕翩翩出故関 離弦聖箭可重還 不勝挙意眷眷意鶴
戾喬松月滿山

古象烟騰便寂然分明聖箭已離弦何待旧路重回首又
叙三生石上緣

次悼茘首座崇

香銷古鼎未成眠猿嘯空岩月滿天意在目前非外法只
堪自領不堪傳

夜坐　二首

雙足跏趺半掩関従教星月遶欄干六窓関鎖空諸有一
點霊犀透頂寒

建長回禄後述懐呈　大檀那　三首

虎踞龍蟠巨福山崇樓傑閣鎮東関劫火吹散天風曉空
鎖愁雲木末間

福山大唐久聞名栄威為㝡悉條情章滑攀天玉柱在梵
王宮閣又重城

従来興廃有其時譏辰詞鋒較是非媿我半生経事久肯
将休戚上雙眉

題地水火風示衆

春日示衆

天涯地角扣玄宗身若水雲無定蹤撃石火中纔攅滑何
殊風虎与雲龍

鶯声鎖碎東風细花影参差曉日高蓋色騎声似稀角随
声逐色乱如毛

因雪示衆

秋日示衆

縦横錯落任風飄積満莎庭卒未休佛法而今将委地忘
驅誰肯立齊腰

月冷霜清玉漏長文肩疊足坐匡床深沈萬籟六門静知

是誰遊正覺場
示聰寧宣寛曇雲五人　　煎茶
安閑聰慧瞿曇子禁足寧忘所佛宣豈可放寛長縱逸遊
山破落各招愆
寒泉煮爛建溪春鼎沸松濤万壑声一啜清風生兩腋睡
魔欲退百千兵
睡起　　跳珠
飯飽丈頤睡覺醒欄頭滴々已声無精神抖擻推窗望細
雨斜風弄晩晴
竹引岩泉露一枝如龍滑水弄珠時看他圓轉落々處換
却眼睛人不知

茶瓢　　春雨
葛藤窠裏瓢身出滿肚含藏多少春硬嚗々兮乾嚗々差
人徹困没蹤親
麦浪飜空没膝高春雲如鶴雨如膏田機百草頭邊薦方
見羲林有鳳毛
新春喜雨　　酷熱値雨
如膏春雨沐千林一滴分明一滴金大地豊年今可卜克
仁穿化悦民心
炎天一拂雨初收頓覺山房六月秋惆悵衆生心火盛不
堪撲滅實堪憂
酷熱喜雨　　端午

盾日炎々不可當然回避暑到池塘窓前夜半一雲々雨走
爽曉來無限凉
角黍包香酒滿斟年々遇物即傷神而今舉皆沈醉如世
獨醒翁能幾人

夢太白故人遠藏主

義斷黃金有故知年來無奈苦相思夢魂忽被風吹轉宿
鷲亭邊話片時

示神僧沙弥 十歲能說経

汝未及紀能演経此是世間無等倫爭如老僧不動舌剎
剎塵々轉法輪

自愧自貽

障掮偷生五十餘悠緣何處不安居歷觀恃勢崢嶸者拜

覽鏡自貽

去猶如漁困魚
鬢雪難禁剎又生一回覽鏡一傷情百年須刻黃梁夢名
利何時褸甲兵

立春日感懷

五十餘年一夢中謾將休戚訴東風兩楹夢奠将無幾復
案重加愧祖翁

寒夜

霰雪嚴凝玉漏遲那伽深入竟無知覺來只見膚生粟心
是曉鐘殘月時

示兄弟拾得物不挂拾遺聘者

叢林百丈古清規遺者應須拾遺若也便將為己有亦名
偷盗罪無疑挂

詠観音殿前十月菊 二

玉葉金英傲暁霜圓通面目露堂〻莫謂隠殿重陽後花
較重陽十倍香

小春庭菊傲霜風鏤玉雕金巧闘工拂〻幽香薰衣袖是
圓通不是圓通

菖蒲 雨中夜坐

根蟠挺特孰栽培疑是崑崙仙島來清若芝蘭香〻透頂[illegible]
観鼓舞楽春臺

滴〻簷頭不断声為人切處太分明通霄一味譚真諦絶
勝簫韶奏九成

庭中唐梨 二

梨結荒庭頗異哉人言種自宋朝来有時洞啓蘿窗看秋
滿枝頭摠不開

春深花發子垂秋道地從来出剣州移[redacted]植扶桑香結實
金盤常雨上賢侯

九月即事 次書懐韵

碧紗囊佩紫萸香風帽欹斜醉似狂不若釃茶三盞後飽
看籬邊繞金黄穴

獨釣烟波不計年絲綸全繫手頭牽幾回收得金鱗後深
夜和衣對月眠

重陽日述呈瑞峰西澗和尚 是日回光嬰粽

汾陽玄要強分張謾較新開菊蘂黄争似瑞峯〻西小粽和

艦掇出与人骨
餞雅喜兩記室上　洛遠迓大唐新命和尚　二
遠持鈞命作先馳別我黎明下翠微去〻莫辭山海隔定
應虛往實而歸
孤征杖拨烟霞進莫憚遐〻路一千覿面機先相借問正
安何似普通年
春雨自貽　中秋偶作
一雨如膏沐上林梅飄香玉柿抱無文郎子重〻露擎節
風前自賞音金
非常佳景是中秋一片寒光凝不流盡向碧潭雲外覓真
誰同步廣寒宮

偶作　謝極那送柿子
數字揮毫鴈陣忙海天空闊雨三行風前月下拈来看人
在扶桑憶大唐
白玉花開遍界香團圓信子似金黃山僧多謝侯門惠具
眼舌頭方可嘗
瓶中桂花　觀雪
岩桂高攀得一枝碧瑶璚柿盜珍奇寒泉自汲頻〻換只
貴清香無了時
天工削玉降人間遍界玲瓏正好看切齒海神無定力又
推紅日上波瀾
再住禅興述懷　次夢伴見達磨门

惆悵吾宗漸陸沉豈於花葉上存心是非拈河花花以藉早

竟眞鍮不博金

謂傳密印来玆土恰值山僧瞎較濃弥重老胡休說夢性

天何物不含容

因事示衆

萬境来侵勿管他坦平平處峭峨峨莊同不費纖毫力翻

容三千自倒戈

求茶

瞎魔為惱蒙君援未展鎗旗盡倒戈日暖盡長魔又盛更

求一某勤除他

次西澗和尚紫茱袈裟韻

曉承鈞使入烟霞紫色伽黎賜甚佳不把金針与綫紩打

成一片可人誇

次無象和尚桂窗韻 府中

暑退高飆拂拂涼露滋金粟噴秋香眞心靜對蹤檣曉何

必重詢選佛場

送達磨山主幹修造

老胡一具無靈骨雨洗風磨不計秋賴有兒孫為遮掩一

莖草上現瓊樓

送淳首座出世

送雲首座瑞世

天池一滴出高原派列枝分不浪傳鯤化為鵬乘快便搏

風九万向東漸

龍淵龍子産龍孫[illegible]芊雲出海門白晝一聲聲霹靂八[illegible]轉頃

湫倒岳震天闗

送禪了倠那　送胞怡禪人之鎮西

曾任法戰策奇勳殺〻嘉声湖海聞三尺龍泉長在握脚
頭到處張吾軍

東西透得兩重関拼綠花紅春一般若也更求玄与妙含
元宮闕問長安

送文郁禪人　寄西澗和尚

飄然一錫驅難追正是桃開炭臉時洞徹靈雲不疑處歸
家穩坐息奔馳

昨得趍風接芟譚灼然崖蜜未爲甘中華二十年来事何
翅迷逢遇指南

示淨心　示淨超

衆生汩没塵勞久一段光明隔大千返本還源如鷹得何
殊火聚簇金蓮

無明煩惱乱根芟盡底剷除眼豁開見徹未生面前目不
妨隨處輥塵埃

示淨慧　付衣鉢偈

衣中無價衣光珠歷劫諸塵不染渠返本還源如見得麾
宮宅冗可安居

無相田衣應量器黃梅密付盛春[redacted]經輕如毫末重衡岳
賤似泥沙貴楚珎雲片斜披僧体現鐵鋒不露線冥新一
肩[redacted]汝若能擔荷又見吾家出鳳麟

寄南禪規庵和尚　　示鏡山倭姿夷

面門忽尒一思時水複山重匪礙伊端的惟兄淳委悉文
譚終不似心期

端坐晨昏息萬緣窮明父母未生前一朝面目當堂露何
必花數火裏蓮

拜東福開山和尚塔

一别音容歲月遷今觀曾不減當年若言師果歸真假偕
竹蒼松亦慘然

拜白雲和尚塔　二

典兄發處悪相逢挨拶無如在五峯畢竟輸君高一着金
圈栗棘奏全功

老兄衣錦復還鄉相挽無端涉海洋争奈化緣有方異死
生惆悵隔參商

南都廻禮途中值雨　　禮大佛

聖人豈有親疎見大道曾無彼此分底事瞿曇遠相逆須
紛花雨濕春雲

丈六金身万德尊嵬名東國古今聞我来未展炊巾羅洞
見阿師無頂門

遊南都途中偶作

地平如砥竹輿輕一日行過兩日程佛即心兮心即佛為
誰辺逈苦関情

礼鑑真律師塔

利生悲願實無窮六泛滄溟到海東傳授律儀并設利令

人千古仰遺風

禮達磨遺身塔　拜由良鷲峰心禪師塔

脚跟無定老臊胡南北東西何所圖吾欲詰渠分髓事誰
去骨冷不容呼

一擊無門金鎖開鳴鞭奏凱故鄉來高提寶劍輝牛斗殺
活衲僧真伏哉　右二

聞名欲見恨綿羌迴隔由良天一涯今日我来靈骨冷浮
圖空遶夕陽斜

題丈室後青竹新紫竹皆生笋

碧琅玕間紫琅玕一徑周遮可萬竿彼此森森產頭角又
添風雨半窓寒

題建仁開山千光禪師塔松

娑婆葉氏歲寒枝偃蹇蒼龍勢欲飛傲雪凌霜亘千古祖
師門戶愈光輝

夢中忽覩　觀音像前翠瓶中有重臺碧桃花盛
開繁枝綠葉

午夜昏昏夢正濃碧桃花現翠瓶中朱明大士吾何識絶
勝維摩夢不同

六月六日大唐人皆曬衣因述

曬衣憶昔是斯辰北阮富兮南阮貧争似老僧無可曬當
陽高卧露全身

煎茶

金卮終日酌流霞何似山家苦釅茶磵水松釵烹石鼎玻
璃滿泛碧桃花
乍晴乍雨麦秌寒收足團蒲半掩閑貝葉頻翻遮老眼不
知紅日落西山

詠屋上夜宿烏鴉 建仁 同和二

奇哉群烏佛性同九旬夜集梵王宮山林不是無栖泊貴
脫皮毛業債中
烏擇深林處々同寒松古檜若天宮靈烏悉具慈悲種九
夏来投佛影中
伽殿高寒林下同月明如在水精宮慈烏端与吾無異来
守瞿曇聖制中

風鈴 二首

心空體寂語叮嚀著耳層頭子細聽長玉鏗金談不二風
前切莫認塵勞
金口宣揚不暫停耳根爭似意根聽返聞々盡夜時節殿
前風休亦有声

蜘蛛

絅子漫天到處開臨機殺活孰能猜衆生有眼無筋底白
日堂々撞入来

螢火

雖從腐草出身微利物由来亦自稀細雨斜風渾不顧為
人幽暗作光輝

詠蟬

吸露飡風薄命乖吟声鳴咽實堪哀老僧一枕黒甜美幾

祓渠儽鷺覺来

旱中喜雨

時試一雨洒郊原活却焦枯戕許田料想異苗執芪處老
農無復怨蒼天

菖蒲石

碧玉盤中水石門根蟠九節叙鈫寒清標富足蘿窗底三
嶋十洲誰共宥

題殿上鴉

鴉陣如雲接不開衝風冒雨至期来祖師識约曾無爽誰
謂重投羽族胎

酷熱示衆

畏日身如臨爐中有金無處換清風熱時熱殺衆々方誰
解回光返照窮

朝陽

有此破從急於治莫待傍人冷眼閲

對月

月上三竿懸八極正
是機先下工時

執卷凝眸坐古臺逐他先影六癡歎直饒看至末後句免
得何曾離窟来

牧牛　同和三首

頭角崢嶸拗性々犯人苗稼少絶和韁緤牢把加鞭策切
莫斯須放縱他

畜得年深馴鞭楚多而今似覺十分和恕於旧習難除盡也
要時々覷捕他

咄者衆生業識多歸穿顏破尚難和朝三千与暮八百

莫惜工夫控制他
身強力壯勇倆多佛性從来本自和大地耕亂無寸土功
高汗血盡歸他

覩庵和尚及諸公和牧牛韵求改點因借前韵重
寄覩庵和尚
懶事推敲信意多言如對蠟味甜和諸兄惡辞新鮮句自
利端能復利他

雪布袋　　借勸農意示衆
兜率陀天降世間通身霜雪不知寒洛陽惟處融和地非
是久居君自暫
諄〻誠勗事桑田不依犁鋤在汝邊苗。萎兮粟有秕䅷有
臍切勿怨蒼天

竹屋兮　　秋堂
四欄窓〻鎖寒烟直節何曾涉變遷風撼有時清影動依
稀破處見青天
黄葉蕭〻委綠苔六窓閑寂鎮長開草深一丈無人到佛
法何曾爛却来

雲屋　　朴菴
悠然一片巻還歸蓋覆乾坤足有餘宮殿隨身非造作大
千何處不吾廬
確實門風迴不倚肯将文彩炫時流昔年竪拈拳者大
似芻廬安欵頭

月菴　　石菴

非圓非缺非明暗八面玲瓏户牖開盡向碧潭雲外覓有
誰入得此門来

破礈户牖非穿鑿雲鎖苔封知幾秋莫恠長年人不到門
前一路滑如油

棘菴　　息菴

遠壓荊榛撥不開重〻枚蔓鎖莓苔刺如錐利無人到誰
識竪拳消息来

奔馳東西謾労神識破奔馳有幾人到得一回休歇地卧
看花放壓頭春

炭菴　　可翁

玄関一擊路通時滿面春風喜上眉不是霊山破額者他
家活計許誰知

黄金骨格赤鬚胡游刃多年力有餘一法千鈞将委地堪
任擔荷却還渠

月翁　　紅翁

一片虛凝吞万象紛〻明白裏頭看老丈瞥地星霜久贏
得霊犀透頂寒

咄者娘生赤肉團為將面目与人看年来愈似燕脂染縱
挠天河洗亦難

善翁　　立翁

賦性温良一老叟悪知悪覺尽消除是他多少兒孫筆見

固剛強根戾無
天上人間逞獨尊摩醯正眼耀乾坤須知萬法由渠建滿
地而今是子孫

牧翁　　敬叟

鞭繩牢把卧平沙兩鬢皤然天一涯擬犯東西牢得轉争
如隨分納些些

生平老幼忽相逢叉手當胸便鞠躬若是兒孫憍慢者未
應紹此門風續

耕叟　　衡叟

披星帶月荷鋤犂大地掀翻不厭疲成得些兒窮活計未
應容易子孫知

稟性為人直似弦横行海内發徑年兒孫稍有不平處傍
脊被渠揮老拳

謹叟　　賢叟

荏苒一生退長步旁瞿曇老獨稱尊了無辭讓争衡者難
与渠儂作子孫

生平名利等浮雲暮楚朝秦或見聞自樂迯隱今老大琴
書時枕卧斜曛

南海　　曇溪

百一十城烟水間驪龍日夜鼓波瀾紛紛盡作北溟會誰
辨薰風來處肴

老胡種族不尋常源既分流自長遠越二千餘載遠深定

他一泒愈馨香

月江　　竺谿

滔〻一泒冷光浮老兎深沉午夜秋明暗那邊提掇得不
妨交輥混常流

潛通一泒向東漸平地無風浪拍天弩箭機先如鷹滑方
知正脉出西乾

梅溪　　寒潭

一枝橫出自天眞難把根源說向人歷盡烟波知底蘊暗
香浮動不干春

淵深万丈碧沉〻凜冽嚴威不可禁一自德山親到後月
明無影落波心

秋浦　　東磵

翩〻鴈影沉寒水習〻金風起白蘋擬作目前機境會一
声漁笛過西津

缺齒老胡來此後源深流遠至于今將心擬向西邊覔未
免當陽陸沉被

錦溪　　廣澤

一泒寒流逈不同滔〻環遶百花叢枝〻不犯春工力織
出西川十樣紅

碧沉〻地水吞空邊際難將眼力窮万頃烟波天一色來
棲誰到斗牛宮

龍溪　　清江

激石湍聲鼓怒瀾深藏頭角出中蟠到来擬作常流看輙
底腥風六月寒

徹底冷然照膽寒々飄風驟雨不生瀾流輝千古無涯涘龐
老何因吸得乾

石牛　鉄牛

天然頭角卧雲根幾見春風蘚暈增脱体砭礠渾似鉄擬
於何處下鞭繩

頭角崢嶸水牯兒渾鋼鑄就凜全威不勞鞭策自化熟大
地掀翻露一機

南山　南峰

突兀閻浮那一峰白雲長鎖幾春風百城烟水脚頭九到

出鄰將頂顙窮

凌空方仞碧崔嵬々々董風徹九垓淺草之中蔵々白額有
誰曾到頂頭来

傑山　雪山

崇岌孤高迥昇同雲畜霧蓊勢磨空脊渠俯視群峯處争
得群峰不讓雄

忘覺峰高不可攀氷清玉潔白漫々通身総是黄々金骨未
必能禁六載寒

鐵山　隱山

剛然峭峻難穿鑿金石由来絶比倫天地爲炉烹不壞烏
帰花发幾経春

蜫利蝎名盡刻除滌蔵岩座樂無無為有時直上 妙峰頂千
聖那容著眼窺

崑山

古岩

勢揷蒼穹欲涉難草滋木潤鎖雲寒須知中有無瑕璧莫
作尋常培塿看

玲瓏空洞可容身雲鎖苔封不計春一自空生禪宴後天
花馥郁尚董人

天岩

兜岩

巍然空洞聳高寒雲鎖苔封絶往還寸步不移窮得到方
知勝下是人間

耽耽俯視振威獰一嘯風從万壑生山後山前來往路了
無孤兎乱縱横

楚岩

松岩 二

巍然八面自玲瓏屹立江邊異地中漆倒空生導坐後至
今花鳥鬧春風

鉄石根蟠歲月長拂雲枝榦色蒼蒼峰巒峭峻人難到時
有天花飛雨香

峭壁懸崖万仞間寒梢偃蹇鉄龍蟠玲瓏八面蒼苔滑除
却空生到者誰

兜岩

光岩

玲瓏峭峻勢凌空白額深深踞此中蓄怒震威伸一嘯幽
谷万竅怒鳴風

一點靈犀透頂時明如杲日燭坤倠懸絶凝涯無遺照老
倒空生應未知

秀岩　　　松磵

玲瓏渓鎖緑蘿烟異草靈苗帶露鮮一自老空生去後莫
花知是落誰邊

聳壑摩霄黛色新長年風鼓怒濤聲滔々未識根源者只
作滿流激石聽

石蓮　　　竹蓮

碕硬門風太嶮巇了無縫罅與人窺劫空活計生兒子只
許春雲秋月知

一兩筌針三四曲潑天門徑直如弦多人看遠砌飾金影誰
鷹形名未兆前

梅峯 太守　　　畊雲

庚嶺根株本異常一花開台歲春光望嵯斫額人皆御領
略東君万斛香

舒卷油然一片閑從龍為雨暗前山田翁不管重々草破
曉鋤開種粟還

太虛　　　象外

高兮無上廣無邊万百由旬亦浪傳不落尋常階級底通
霄有路直如弦

衲僧窓不通風處弗雜諸塵与衆緣声色那邊挨得入就
中別是一壺天

蒼直　無住

從來大道無偏黨只貴平常復踐功不越準繩滋化育明

珠九曲一絲通

衲僧用不停機處端的渾如珠走盤在〻可曾留影跡通

身是眼亦難觀

定慧　通霄

千差坐斷劫空時五百車聲飽不知一眼頂門纔漏逗光

明燭〻燭坤維

向上虛玄一路子了無階級到應難盡機妙轉如能遠足

躡半天星斗寒

天橋　見山二

從上了無階級處蹤擬不及太高生等閑架得虛空後凡

聖教伊一路行

碧落雲收絶點埃數峯排闥送青來色塵直下俱銷殞左

眼峨嵋右五臺

孰〻磨蒼碧絶遮攔只貴機先瞥轉看平實孤危俱不涉妙

峰長聳目前寒

獨翁　遠峯

是聖是凡誰辨別恓〻示影不爲孤一生足跡半天下罕

世無人識老夫

青〻黯〻淡烟籠謂是通玄又不同迢遞難將眼窮極有

誰能得到其中

雲峰　中岩

或卷或舒無定度從龍爲雨可曾閑徧於九夏發奇嶺彷彿飛來靈鷲山

玲瓏獨露峭巍巍列壁攢峰擁四圍南北東西人仰望天花錯落亂斜暉

絕流　固山

徹底澄淸攪不渾了無枝派亂區分夜深冷浸波心月豈比弦聲聒耳聞

天然確實勢磨空不假持提一貫功今古無人穿鑿得聰教長鎖白雲中

青山　無二

崔嵬萬仞揷蒼穹向背高低潑黛濃頂額無人窮得到似聞猿鶴唳長松

一句渾崙擘不開明如杲日絕纖埃兩頭坐斷知端的奪取狀元歸去來

字堂　巨源 太守

蝸涎篆壁穿廊已是重重文彩彰更向晉鋒觀八傳吾家門門轉荒凉

淵深無底水天寬瀲灩淸光照膽寒萬派皆從此流出寧容佛祖辨來端

謚翁　無拙

生平推已讓他人一點渾無倨傲心綠鬢皤然韜白雪志

堅不變似黃金

寥〻四顧望虛及地闊天高争比倫縱具摩醯頂門眼擬

窮邊際謾勞神

要翁　玉山

祖〻相傳貴得人何殊一髮繫千鈞雖然滿目兒孫在搭

荷應須擇鳳麟

凌空高聳峭巍〻謂是崑崙又却非瑕玷了無如琢就玲

瓏八面自光輝

石室　新茶上大守

天然碕硬固門風薜荔周遭蘚暈重劫火災任無變易昔

談不二在其中

春雲親收穀雨前工夫磨煉味完全不辭千里表衿意十

襲珍藏上大賢

希声　龍溪

一曲無絃徹大方豈同絲竹奏宮商人稀土曠与誰聽憂

玉鏗金逸韵長

濫觴一派碧沉〻潛伏蒼虯不計春日起醒風亂白浪古

今罕過截流人

觀黃葉偶作

辟柯黃葉墜岩隈一夜莎逕尺許深体露金風底清息有

誰鞭策細推尋

題松蕈

烋深雨後産松根似蓋參差帶蘚痕採得金刀如切玉一

般琢味不堪論
至一侍者抽衣資糊僧堂窗頗有在道喜合之志
聯述山偈以美之
高廣宏深選佛場聖凡同處冠諸方明窗一々安排了好
竪娘生鉄脊梁
賀東谷新命前板　靈光
東山風月兩平分清白家傳越見聞挂起眉間真寶劔揮
空魔壘策奇勳
酷熱示衆用先韵
金烏飛出九霄中誰便當軒不待風五月山房冰樣冷好
於此悟佃推窮

新茶　上太守
春露親收穀雨前工夫磨煉味完全不辞千里表芹意十
觀薔薇　[redacted]
龍琢藏上大賢
香包蒲架繞薰風彷彿猩々血染紅眼々觀花隨色轉誰
明即色是真空
述呈大守　餞喜立二首座淳維那　舩　宋朝
法輪未轉食輪先供衆由來大福田琢重深恩何以報祝
君壽等趙州年
銀屋濤山不顧危鋏帆高掛截流飛中華佛法如泥土早
趂西風蒲載帰
送藕於南禪硯菴和尚　和追儺韵　乱静

藕絲竅裏封疆闊明眼衲僧蹈不著南禪識得・此根源・爛
嚼渾崙還吐却
佛革全憑音韵中毗且隨処立門風紛々咸被色聲轉誰
識聖凡皆混融

示作無頭榜者

白壁無頭榜字懷不知虛貴半宵功損他常住惡徒黨盡
付伽藍掌握中

題畫梅

一毫端造化空劫外風光長甕入神処誰言無暗香
恍若孤山下霜天月上時癯枝號鶴膝凍蘂半離披

蘆鴈 二對

蕭・芦葦秋寨々沙汀暮失友声哀鳴情懷向誰訴
飛鴻・起江干来從塞北間尺書欲憑寄何日到家山
湘浦晚來秋西風有何極寒影落天邊聲々求友急
久矣離燕塞悠然傍海濱蕭々芦葉外宿食任天真

畫猿 一對

抱白練

老封宿寒雲古藤懸皓月不必聽三声對此剛腸裂
抱子歎何之臨流想鱼石扶桑畫裏者如在巴江夕
文彩羽毛奇由來識者稀楚天風雪霽枯對立斜暉

畫鷺鷥

扇屛

嫋々頂絲垂通身雪不如標格瀟立処心在碧波魚
漠々海天秋偏我景物優青松間紅葉堪入畫圖收

畫一幅梅蘭 太守請

畫屛風 一對

嶺南消息九畹馨香丰標雖異一種春光

古寺久經春溪山溢目新慈他塵俗容覿面儞重洋

深入那伽定星霜幾變更忘機由鳥集疑是老空生

畫栗鼠　一對

似鼠々元非由來見者稀深林度寒暑飲啄自忘機

畫扇木賊

紫栗飽經霜香甜味最良玉堂人未薦輸与我先嘗

金風生戶外玉露草珠凝蟋蟀清吟知滿秋爽氣增

題墨竹五首

雲山錚蒼碧水石響琳琅一徑烟籠翠森々長嫩篁

日暖風和際亭々露節文原門非具眼斜曲莫為分

濛々雨露中楚々傍山石声色外威儀誰解重敲擊

雪厭朦朧月斜低清枝瘦節冷相宜明々一片真如境歟

倩西風誦詩与誰

脩竹寒玉傍雲根一株清嵐曉乍收好似渭川新雨霽軒

鼠頭角産龍孫

題晝扇

僧在梗下

四威儀

習々金風拂扇涼玲瓏岩碧倚斜陽雲衣縹緲知何处楊

梗陰中白晝長

山中行扶影一節輕訪古尋山天已暝又隨流水埋歸程水

山中住雲鎖門前路一點曾無俗客塵清閑不覺光陰度

山中坐佛眼雖窺我堪笑空生定力慳天花引得君前墮

山中臥夢裏乾坤大地角天涯歷遍来紅輪東打西山過

謝守殿惠筆石号

雨暘時若天心順宇宙蒼生感大恩尤㐂侯門灝似海峰

嶸頭角產龍孫

觀音

善戴作礼

普門境界圓同太虛楊杖一洒大地霑霈善哉不具[illegible]眼

眼從涉崎嶇到海隅

法語

志道大師求語　大方殿

如來出現於世祖師十万里只為人〻脚跟下一段大事也此事不問男之与女貧之与富貴之与賤本來具足脫体圓成無正無偏非染非淨一味平等只為衆起見生心分別執著〻上加妄汨沒塵勞輪迴六趣無有休息所以不能洞明矣若是奮勇猛身心秉金剛王寶劍向六根門頭一截〻斷令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忽然向者裏如冷灰中豆爆見自己脚跟下一段大事如十日並照了無遮障歷〻分明到此方為了事人也古德云一念不生全体現六根纔動被雲遮豈虛言哉比丘尼其夙有惠根標致

不凡雖是女流却有丈夫之志自幼年間深信此道念玆
在玆作靜定工夫求出離生死底一著而况近年圖顯方
眼其志愈堅一日謂予曰既是明見本性了還更作工夫
肯公案否予謂之曰古德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〻〻處
更須玄又云悟了同未悟時未得箇入頭須求箇入頭既
得箇入頭又汲〻放出箇頭所謂徹頭徹尾始得若得少便
為足則不濟事也多見參學人十年五載無入頭處便乃
掉下殊不知如蚊子咬鐵牛相似無滋味處正好著力也
况佛道懸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香林和尚四十年方打
成一片豈容易等閑耶不可道古人能行我不能行古人
能到我不能到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徑不云乎有志

者吟詩作佛不見昔日末山比丘尼有僧來參便問如何
是末山〻云不露頂僧云如何是山中人山云非男女等
相僧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麽所謂雖
是女流究有丈夫之作若非三十年二十載依大善知識
千煆万煉焉能如此八面受敵得大自在來其大師苟能
於末山言下薦得便与末山把手同遊如來大寂滅海况
生死惱煩沾染可能為累哉因需語為警策姑書[redacted]此以
授之

示義忠禪人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与人只貴當人自究自悟從上古
德具正大眼目觀根逗教蓋一機示一境如長江大海渺

無涯渓与人解粘去縛抜楔抽釘皆出於不得已也若有
没江呑海之量方可湊泊若是濡沫相資之徒室種草
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可謂斬釘截
鉄僧云一切衆皆有佛性因甚狗子却無州云為他有業
識在太煞老婆心古徳頌云趙州露刃剣寒霜光焰〻擬
若問如何分身作兩段頌得多少分明自是時人不會領
小師義忠禅者一日挙此公案袖字兒語求山僧云不
用如之若何待雜念起時但壁立万仭将箇無字挙起當
下心意識便怡〻地一切雜念如湯消氷盡淨無餘久切
不得向有無上返復作窠窟恁麼提撕日久月深自然逢
境遇縁不被他之惑凝則本来佛性脱然頭現也儻能如
是参究向無字上打發提著趙州敗闕處方不辜山僧
勉之意吾説不屈山僧亦曾頌此公案併書于後
皇都二月芳菲曉鼎沸笙歌徹雲表六街一撃静鞭聲十
万人家咸惰〻 永仁甲午中秋後五日書

示義延侍者

佛祖妙道只在日用中隨方逐圓一切要羅籠不得一切
處遮障不得擬心執著便為妨礙所以道塵〻尓剎〻尓
念〻尓若也會去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也得将丈六金
身作一莖草用也得海侍吾久日有時挙茶過叙來有時
挈水提湯來有時山僧怒有時罵有時戯有時叉頭〻盡
是佛祖妙道此外豈別有乎儻舍此而別求可謂離波覓

水也豈不見鳥窠把針吹因侍者告別窠云何處去侍者
云諸方學五味禪去窠云我者裏有一味禪何不學侍
者云如何是一味禪窠拈起布毛而吹侍者因而有省以
此觀之妙道豈離日用哉延侍者雖有慕道之志但未能
一回瞥地矣此去忽因言頓省却來賞汝三十痛棒一日
袖紙需語為日用之資不覺忉怛滿紙切宜勉旃宣永仁
乙未丁丑日書

示溫雅居士

如來為一大事出現於世所謂一大事者即是人人本有
底一段光明也如太虛之寬廓似杲日之輝空非生非
滅無去無來在聖不增在凡不減玲瓏八面迥絕遮攔蓋
為一切衆生隨於塵勞之境溺於知見之場日就月將蕩
而不返於是本有一段光明不能頭現須知此一段光明
非惟方袍圓頂久在山林者方能參究若是在家菩薩具
大信根有大力量發勇猛志於二六時中雜念紛飛時將
古人一則公案舉起或舉僧問古德不起一念還有過也
無古德云須彌山也得或舉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父母
未生前本來面目也得或舉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也得若
舉起時不得向心意識上搏量不得向語言中卜度但壁
立千仞舉起舉來舉去日之久歲之深工夫無有間斷打
徹一片五蘊之浮雲散盡本有光明現前如人引手摸着
鼻頭一般不妨慶快平生方知此事不從他得亦不拘於

昧

在俗之人亦不離於日用何故豈不見龎居士參石頭和
尚問云不与万法為侶是什麼人石頭以手掩其口居士
豁然大悟遂作一首頌子呈似石頭和尚云日用事無別
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号丘山
絶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汝看渠從悟後語言三
自然脫灑了謂雖現塵勞心常清淨不壞世間相而談實
相也此乃是在家菩薩參禪大徹大悟底樣子温雅居士
有志於道雖孜孜体究但未得一回暫地矣儻不費前工
以悟為期寧有不徹證如龎居士底時節耶因就山僧需
語為日用中警策聊書此葛藤以塞其勤請旨永仁戊戌
五月十有一日

示禪了維那

古德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関如斯言端可謂輸肝瀝膽底
人了也今時構得末後句者如星中揀月直是罕有何故
蓋為只向佛祖言句上作窠窟機境上作活計各各自恃
一個見處以為百了千當日月居諸徒喪光陰及乎到明
眼人前被渠拶著便忘前失後面熱汗下無言可對無理
可伸良可悲也且道諸訛在甚處豈不見昔日雪峯住庵
時二僧来參峯見来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僧亦
云是什麼峯低頭歸庵僧後到岩頭岩頭問甚處來僧云嶺
南来頭云曾到雪峯麼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僧舉前
話頭云他道什麼僧云他無語低頭歸庵頭云我當時悔

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至夏末
再峯前話請益頭云何不早問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峯
雖与我同條生不与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者是禪了
山主標致不凡久歷叢林親善知識曾在龜峯大休和尚
會下長參々答請領覓賓大任声輩江湖深諳末後句子与
前二僧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庵居同東為承相訪見不覺
為之擊節因上洛之次炷香需語為蓮中警策未免矢上
加矣書前一段葛藤姑以塞其勤請永仁丁酉良月

示義仙大師

生死大事無[redacted]常迅速識為可畏既是剃髮稟
師當為何事端為此一段大事也生不來處知謂之生大
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若又知得生死去來處分明方且
不被生死所拘去來所礙也便乃隨處作主遇緣即宗作
箇了事大丈夫也豈不快哉雖然作麼生知得生死去來
處分明去但向二六時中雜念紛飛時便奉生從何來死
從何去當下自然水消瓦解即到不生不滅大安樂地矣
亦不辜負剃髮辭親出家之志舍此報身再出頭來轉女
成男猶龍女轉身成佛作大佛事必毋疑矣義仙大師喬
勇出家有志于道一日袖紙需語以為警策山僧信筆書
此葛藤以塞其勤請耳永仁七年季春書于延福山之丈
室

示天澤居士

佛祖不傳之妙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海之深似山之固
貴在當人返己而求也切忌向文字語言上搏量卜度直
饒卜度得十成大似數他人珍寶於自己分上無半錢分
須是向自己上周旋往返尋覓始得忽然推尋得來方可
一生受用不盡古不云乎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
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處之左右逢其源矣豈
不見善財自得之後便能徧觀大地無有不是藥者於此
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以示大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
能活人是豈文字語言所能彷彿也雖然作麼生返己求
得耶莫在人間是與非金剛[redacted]寶劍當頭截天澤居士雖
處塵勞心常清淨不被功名富貴之所奪欲學無上的道
可謂丈夫也因需語求警信筆書此姑塞來命皆云
安永七月佳辰之

示淨緣大師

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貪愛執著不能證入
此乃釋迦老子雪山六載苦修覩明星摸著鼻孔之後於
正覺山前輸肝瀝膽真實示人之語也若也悟得自己如
來智慧德相便與釋迦老子無異無別到者裏何生滅之
可拘何去來之可礙守雖然須是去却貪愛執著四病方
乃相應其或未然畫餅不充飢矣且作麼生得去此四病
合悟如來智慧德相去莫論人間是與非金剛寶劍當頭
截淨緣大師倘能如是依而行之他日定不疑釋迦老子

舌頭也因袖紙需語為警策切怛不覺滿紙正安己亥佛
成道後五日

示法卒都聞

直指之法一味平等在聖不增居凡不減只貴當人具鉄
石身心負丈夫志氣不憚寒暑磨以歲月方有承當底分
既承有當得便能擔荷既能擔荷便乃洊土穢邦佛界廣
界全是箇大解脫門無往而不適況生死可懼乎豈不見
古人三到九上動涉方里特為此事豈非負丈夫志氣哉
平都聞不憚艱洊之險隨侍建長和尚而來此同住一夏
觀其語默動静識有大過人者他日異時必能為建長和
尚出一口氣在夏罷因歸侍建長袖紙需語姑此書以塞
其請肖正安庚子自恣後十日也

示義潮禪人

尋師擇友當何所求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去此性不在内
外中間亦非去黄朱紫作麼見得去若向者裏見得去舉
足下足無非道場見色聞声皆為佛事所以古德道心隨
万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雖然須是
一回到此田地始得其或未然且於十二時中象取義潮
禪者炷香需語警姑此以勉之建仁老拙鏡堂書

示康澄道友

古德云佛道懸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又云佛法無多子
久長難得人要明此道須是十年二十年下死工夫方有

入作分豈可三年五載見些子光影便以為奇特耶得少
為足濟不得事況生死岸頭得力哉吾真達此道者不被
生死所拘昧此道者被生死流轉可不悲歎康道友有志
於道多歷年所作箇頌子來呈老僧觀其語脈雖在正路
上行只是向古人言句作窠窟未有出身路山僧只向他
道了了時無可與玄玄處更須參儻能依而行久久
必有出身路也因其炷香需語姑以勉之

示淨玄大師

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者乃是為一切衆生死生
大事因緣也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不知去處謂之死
大若知生死去來處分明方可不被生死去來所繫卽是
到大安樂之地也如今要知此一大事因緣麼但於一切
雜念起時或舉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或舉生從何來
死從何去舉來舉去一切雜念漸漸銷鎔日久月深父母
未生前面目乃至生死去來之處忽尒現前那時方知吾
說不虛也淨玄大師炷香需語姑書此以勉之

示義礼禪人

教中道有心者皆得作佛吾欲究明此段大事因緣須是
晝三夜三行住坐臥著著掛心孜孜繫念將一則無滋味
難咬嚼底公案與之作對頭掃除惡知惡覺莫立期限以
悟為則忽然時節到來自然水到渠成都無疑碍也到者
裏更有何佛可作來雖然切不得向語言上作窠窟何

故但向己求勿從他覓勉之〻

示義倫淨頭

古者道眞掃堆頭有丈六金身汝還信麼了也信得及去便好起勇猛心發堅固志與麼參究着忽然參得透見得徹方知古〻不妄語也旣見得徹淨然不可得纖然不可得提桶汲水不是別人搬柴供爨不是別人自然無虛棄底工夫著〻有出身之路丈六金身長在汝目前也切宜勉稱義倫淨頭炷香需語書以勉之

示義恭直歲

古德云道在日用道在瓦礫道在糞土又云衆生日用而不知豈虛言哉豈不見龐居士悟道頌云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當知此事無大無小無麁無細無高無下無輕頭〻有準矩〻朝宗若洞明去便乃不疑古人舌頭方有自由分雖然且道如何得洞明去無他但日用中行住坐臥折旋俯仰矩將前古人垂示方便子細參究日久月深參到無參究矩如合眼跳黃河盡力更與一擲便是雙眼洞明時節辨肯心必不相賺義恭直歲出家慕道其志頗勤又能爲衆竭力弗憚辛苦良可取也因炷香需語姑書此以勉之旹嘉元甲辰中秋前書于建仁精舍

示士安藏主

佛祖頂顙一着子如太虛之寬廓似大海之瀰漫猶日月之照明等金剛而不壞然而不妨奇南走北求善知識決

擇亭勤一二十年忽然踢着者一着子便乃如龍得水似
虎靠山方可名為了事大丈夫也自此惟恐人知深隱窮
谷不得已声名腥鄰被人推挽出来未免随機利物廣度
群品垂示一言半句与人解粘去縛抜楔抽釘佛祖仰望
弗及魔外窺覷無由堪報祖佛莫大之恩也士安藏主建
長建仁兩処相従志氣不凡足可見矣好個西来忽起帰
與袖紙需語只有一事不得不告忽然降家老婆子呼海
旧時名切莫得錯怪他好至囑〻

示義立直歳

衲僧家欲究明此道先須立堅確志秉正直心何故直
心是道場不傾動故當知此道不問貴賤上下不問輕重
麁細頭〻具生殺之機着〻有出身之路豈不見帰宗山
味拽石木平〻時搬土若向古人方便接人処搆得去始
信吾言不妄也義立直歳為山門竭力一年見其淳朴正
直誠可嘉賞夏罷告帰袖紙需語以為警策姑書以塞其
勤請